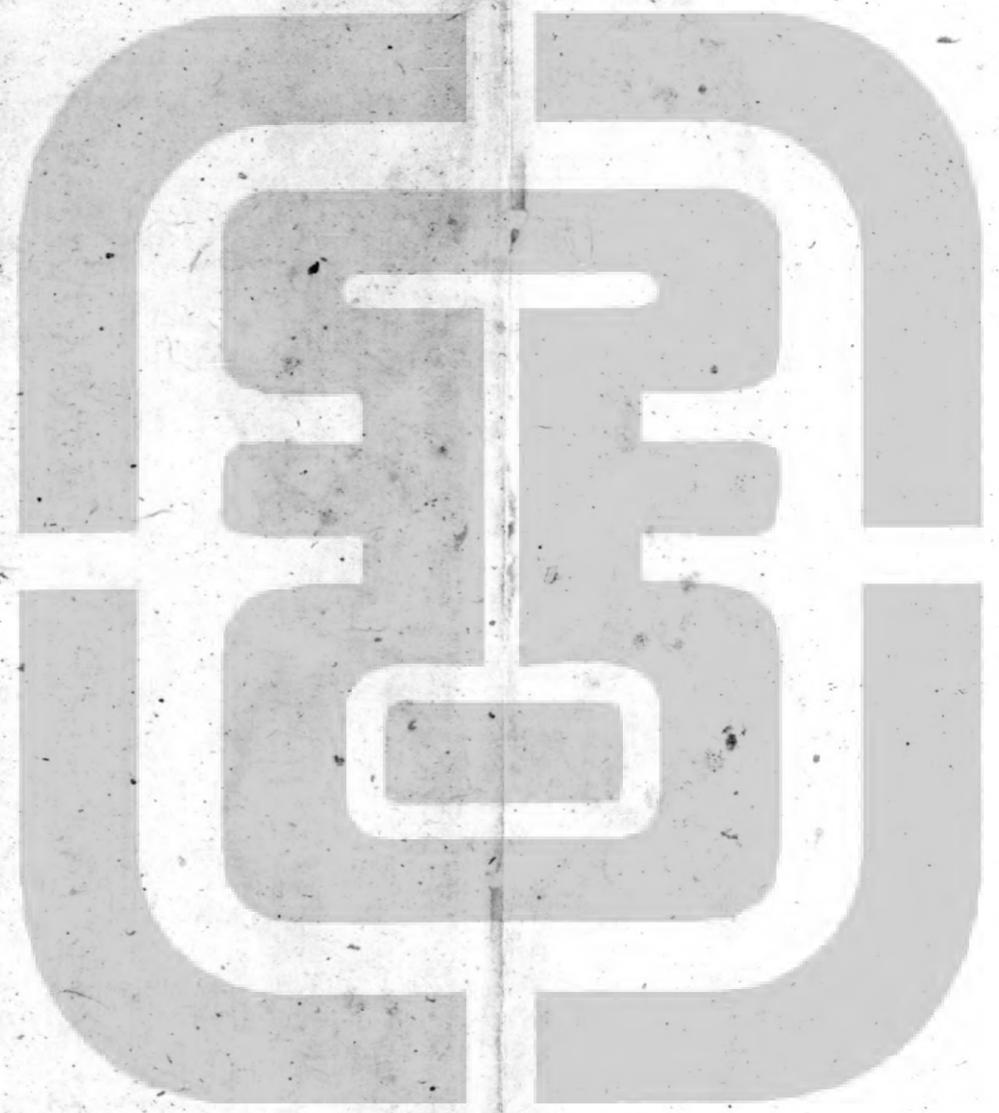


三國志

魏書 卷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任峻傳

任峻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昔
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
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
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
爲之奈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
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摠而用之無不濟矣
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
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衆

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
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
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
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
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太祖以峻
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官
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
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復陳以營衛
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

故事載今日故陳留太守棗祗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
征討後表紹在冀州亦負祗欲得之祗深附記於孤使領東

阿令呂布之亂兗州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祗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祗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祗白以為佃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祗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祗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侯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矣祗子爽中宜加封爵以祀祗為不朽之事 文士傳曰祗本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東孫據字道彥高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度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玄方襄城太守亦有文

米 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二百戶

遷長水校尉峻實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收郵朋友孤遺中外

蘇則傳

晉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流涕者父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謚峻曰成侯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 魏略曰則世為著姓與平中三輔亂饑窮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馬胡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 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魚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道魯

破則綏安下辯諸區通河西道徙為金城太守
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
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
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
明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
教民耕種其歲大豐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
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祖崩西
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
文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魏名臣奏

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軍西定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

則之功效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答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寇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郵以威恩為官效用西平麴演等唱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則歸命送質破絕賊糧則既有郵民之效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勸風俗也

後演復結旁郡為亂張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為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

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
新合或有脅從未必同心因豐擊之善惡必離
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既獲益眾之實且有
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
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既合勢難卒離
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
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
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為
變則誘與相見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
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
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
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
昭嘗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
之枕也初則及臨苗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
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
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
為見問長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招苦
反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

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南歷縣令遷為兗故茂見則嘯之
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
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
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苗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

後文帝出時追恨臨當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己欲下馬謝侍中傳異日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所非不非其所事趣舍出處而豈徒哉則既策名新朝委質異代而方懷貳心生忿欲奮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

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嘿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夫鹿帝大怒踞胡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

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龍封愉咸熙中為尚書愉字休豫

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壽啓事稱愉忠篤有智也紹有詩在金谷集也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傳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傳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

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年二

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

少而有大意也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

遂棄官客荆州建安中乃還荀彧進之太祖

傳曰畿自荆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

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

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六志在荆州數歲繼母亡後以

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地歸道為賊所劫略衆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為邪

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嘗為功曹嘗嫌其闊達不助留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

畿竊云不中功曹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

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

請邑為名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

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為亂張晟寇散澠閭南

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為害深河東被山帶

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為我舉蕭

何寇恂以鎮之或曰杜畿其人也傳子曰或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

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為河東太守固等使兵數千人

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

或謂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

欲為亂也今兵迫之急欲為善者無主必懼而

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鄰應

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

也且固等未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為名必不
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固為人多計而
無斷必偽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

遂詭道從邱津度

邱音且魏略曰初畿與固少相侮

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褰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為郡功曹張時故在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居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為郡將軍也范先欲殺畿以威眾傳子

云既欲為虎而惡食人肉失所以為虎矣今不殺必為後患

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

殺主簿已下二十餘人畿舉動自若於是固曰
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

臣有定義成敗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為都
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餘人皆范先
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為意固欲大發兵
畿患之說固曰夫欲為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
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徐以賞募兵固以為然
從之遂為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應募
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
可分遣休息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
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為已援惡人分散各還
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渡澤上

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
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
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
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
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
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
減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為民嘗辭訟有相告
者畿親見為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
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
此柰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

魏志卷之六

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
畜特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勤
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
冬月脩戎講武又開學官親自執經教授郡中
化之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外至韓遂馬超之叛也
弘農馮翊多舉縣邑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
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
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
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間然矣增
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

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

逃云其得人心如此

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索

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

寵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

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魏國既建以畿為

尚書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

內卿有功關將授卿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

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卿卧鎮

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

賜爵關內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亭侯

邑百戶

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

所迭少及趙儼代畿而所迭多文帝問畿前君所迭何少今

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

左右顧守司諫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

而失色

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

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為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

子謂之曰司命使我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

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一年矣畿乃言之

其日而卒時詔曰昔其勤其官而水死稷勤百穀

而山死

韋昭國語註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為夏水

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

黑水故尚書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

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諡曰戴侯子恕

嗣

傳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

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曾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

稱也畿為尚書僕射二人各隨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
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
時人皆以畿為誤恆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沖為
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魏略曰李豐父名義
與此不同義蓋 恕字務伯太和中為散騎黃門侍

郎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馬期李豐俱為父任梁角相善及各
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與言而恕諷節直意與豐殊趣豐
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為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
其實而恕被渴懷五也由此為豐所不喜恕亦任其自然不
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 恕推誠
以忠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

以質不洽飾少無名與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
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
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為
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

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北將軍呂昭又

領冀州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巽字長偉為相國
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

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梯河南 尹粹字預字景虞御史中丞乃上疏曰帝王之道

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黜其財豐財者務本

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

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搃腕

抗論以孫吳為首州郡牧守咸共怙恤民之術

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

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

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

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
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遘難繞天略市所以統
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為艱難譬策羸馬
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
之節儉府藏充實為不能十州擁兵郡僅二十
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
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充豫司冀而
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
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
秩呂昭異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
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
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
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復易
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
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
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國固虛空陛下踐
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
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
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
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

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乎武士
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
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充豫司冀亦天下
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
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
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爲明主所
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
使善策必出於親貴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
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
考內外衆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且無益
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
功三考黜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
有功者受其祿譬言猶烏獲之舉子鈞良樂之選
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以著關七聖而
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
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
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
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終京房之
本言可謂明考課之要矣予以崇揖讓之風興
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

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
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
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使當顯其身用其言
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
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
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
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
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
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
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

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
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
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東帶立朝致位卿
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已之
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
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則稷
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
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
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
驩堯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日下其有夙夜征

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
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王所察也若尸祿以
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
於容身絮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王所察也
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
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猶
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
商韓而上法術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
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也後考課竟
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表侃見轉為吏
部郎荀侯出為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

樂安廉昭以才能拔擢頗好事如上疏極諫曰
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
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自
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
竊歎然為朝廷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興不易
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蓋進之以道
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
者莫不遠得百姓之權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
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
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能官

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下感幣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為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寧有舉網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邪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雋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

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遂將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已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人自以為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即自辦也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

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虧非其任
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其容非其人
乃為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
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
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陛下又患
臺閣閣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
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
由之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
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
近司隸校尉孔美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

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

大者也且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如所天狂悖者通子順封

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不命守節不移削爵上徙或威嘉有親戚之寵躬非

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
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
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
茲不削滅而養若照等乎夫糾擿姦究忠事也
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
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迂世
為奉公密行自入為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

不能為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祐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

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民陛下當大

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怒

在朝八年其論議元首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

守數歲轉趙相

魏略曰愨在弘農寬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愨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

初中以於郭后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如牆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傳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遺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勅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脩設曲敬又不欲煩換吏民常豫勅吏卒行各持鐮所帶道路其者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洽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勃海太守

後入為中書令後轉為監以疾去官杜氏新書曰如遂去京師營言陽一泉鳴因其壘壘之固小大家焉

明帝崩時人多為悲言者起家為河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

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其猶惠

參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

恕在朝廷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

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

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奏侃等戒恕曰程

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

杖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

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

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

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

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

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夫法天下

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報待無不致嫌隙也

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

得此輩隨欲歸陷滄海乘舟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

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

人朝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

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其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

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

下相顧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

謂之是邪是僕語也吁為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

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恕儻任意

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而思防患終致此敗初如從趙郡還陳留阮武

亦從清河太守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閑暇可試潛思成

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

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不殺莫善於用兵天禮也者万物之體也万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己也四年卒

於徙所甘露二年河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樂亭侯

邑百戶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開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謔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

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季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李業大與至黃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季初立有博士十餘人李多編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教循而不解詳無溫色以杖畫地牽壁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禮名於遠近詳季既精悉又善推步二五別授詔與大史典定律歷太和中華拜騎都尉詳季優能少故歷三出竟不出為守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全日本國宗族歸之門如奏議論駁皆可觀後其切世大事

著于篇杜氏新書曰恕第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畿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

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顯索隱由此顯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二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皆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 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立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謂之釋例又作盟會

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卒至老以成尚書即執事重之
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
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左
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故尚書左
丞晉諸公贊曰徽有器宿預從兄武字世將亦有才望為黃
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徽子又字弘治少有志為丹陽丞
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謙字上信徵辟
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關達博通
淵雅之士位止清何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沙術
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
字士度荀爽兖州記曰坦出紹伯父云次兄當襲爵父爰柯
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談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
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世博學洽聞
選為濮陽王文學李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傳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
皆為名儒續漢書曰興字少穎諫議大夫眾字子師大司農渾兄泰與荀

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略多謀計

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
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
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
為助泰謂進曰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之
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
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鑿金
不遠又為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穎川人荀攸
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開東義兵起卓
會議大發兵君察咸悼卓莫敢忤旨泰恐其疆益將難制乃
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眾人莫不
變容為泰震懼泰乃詭辭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
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眾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
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狗吠之警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
教民戰是謂棄之雖服不能為善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為
國將深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出以此威民民懷攝服二
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
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搢括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
之勤臨鋒獲刃仗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

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承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
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若四也就有其人
王爵不相如婦姑位不定各持衆怙力將人人某時以觀成
敗不肯同心共膽牽徒旅進五也閩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
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戰挾矛弦弓負
矢况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勝
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汾汝屠各皇
中義從入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為爪牙壯
夫震慄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自
父自三原狹口以求恩信醜者忠誠可遠任智謀可恃使以
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三以亂攻
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明公秉國政平討
夷凶官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亡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
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郡相矩清
高直亮羣士之指或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疆弱燕
趙齊梁非不盛然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衆而不踰秦陽
况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微不義者必不相
然讚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必有可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
使患役之民相聚為非棄德恃衆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為
將軍統諸軍擊手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諷山東

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切為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
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
術以為揚州刺史未至
官道卒時年四十二
渾將泰小子袁避難淮南袁

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為豫章太守
素與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為
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
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
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
法民初畏罪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
以鄭為字辟為丞相掾屬遷左馮翊時梁興等
略吏民五千餘家為寇鈔諸縣不能御皆恐懼

寄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者率劫月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言其所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衆聚鄗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磧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一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溫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火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久遣民田漢中無逃亡者太祖

益嘉之復入為丞相掾文帝即位為侍御史加
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溼患水
澇百姓饑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與陂過開稻田
郡人皆以為不便渾曰地勢跨下宜溉灌終有
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
立功夫一冬閒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
倍常民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轉為山陽
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
乃課樹榆為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
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

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將作大匠渾清
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崇為郎中

晉陽秋曰秦子袁字林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袁曰鄭公業
為不亡矣初為臨苗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
袁為司空固辭不受終於家子默字思元晉諸公贊曰默遵
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大常默弟質舒謂皆為卿默子球清
直有理諫尚書右僕射
領選球弟豫為尚書

倉慈傳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為郡吏建安中太祖
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緩集都尉黃初末為
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和中遷敷
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

歲大姓雄張遂以為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
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右撫恤貧羸其得其
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錐之上慈皆
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
猥縣不能決多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
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曾不滿十人
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
絕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
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為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
為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

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
感如喪親戚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
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及長吏治下發
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為立祠遙共祠

之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隆代基為太守初
熾煌不其境田常灌漑滴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
樓犁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至教作樓犁
又教衍既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熾煌俗
婦人衣裙窄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
故熾煌人以為隆剛斷嚴毅不及於慈
至於勤恪愛惠為下與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
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樂安任燠京
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

相魯國孔父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摘蕪發伏咸為良二千石

魏略曰顯斐字文
杯有才子李丞相召為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為黃門侍郎後為
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於農殖又歷數
四二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為民作久遠計非致官乃令屬縣
整阡陌極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閉月取車材
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
民以為煩一二年閒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李聽吏民欲
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閉鋤治又課民當
輸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為冬寒冰炙筆硯於是風化
大行吏不虐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界二郡道路
既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饑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
為雍州十郡最斐又請已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
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侵侮縣
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
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為斐宜謝乃私推築斐不肯謝良
父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衆庶必非有所
左右也而典農猶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為不得

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
後數歲遷為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趨稽留
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輔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
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勸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
原改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為
流涕為立碑于今稱頌之 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為烏丸
校尉建安初表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葦九十年暫出到武
安毛城中會太祖破葦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
當斬太祖聞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
署軍謀掾仍歷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為弘農太守所在清
如水雪妻子希到官省舉善而教惡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
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
令詣河東就樂詳李經粗明乃還因設文章由是弘農李業
轉與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
族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
以為愚性個儻不消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
平及邵為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
見邵因從容言以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愚今意
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
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父當坐之不邪將逮汝

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為兖州刺史果與王凌謀廢立
家屬誅滅邵子華時為弘農郡丞以屬跡得不坐案孔氏
譜孔又字元雋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僕祖帝立老
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像於壁疇為陳相立孔子碑於
像前今見存又父祖皆二千石又為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詔
在三少帝紀至大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關土殖穀倉庾
盈溢庸績致矣蘇則威以平亂既政事之良又
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惠以康民
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平恕屢
陳時政經綸治體蓋有可觀焉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魏書

國志十六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張遼傳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表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庚淵圍昌稀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稀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稀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稀曰：「公有命使遼傳之，稀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稀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稀家，拜妻子，稀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稀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稀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表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

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按陰安徙其民
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
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表譚譚破別將徇
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
共載以遼為湯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
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表尚於柳城卒與
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
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傳子曰太祖將
征柳城遼諫曰
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龍
許據之以另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
行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

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
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
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
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
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牛
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蘭轉
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
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
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
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眾太

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濫寇
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遠使遼與樂進
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
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
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
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
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
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
守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
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
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
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
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
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
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
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
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
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
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

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摘角之勢羣師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圓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

建安

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

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

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

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

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

即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万斛分封兄汎及一

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

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勅遼母至

道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

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

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

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

虎也為起第舍又特為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

吳軍應募步卒皆為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

雍兵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

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

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

屯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
權甚憚焉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
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
帝為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
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
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
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
爵關內侯虎為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傳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
從太祖為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
為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
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
征張繡於安眾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
於射大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
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
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
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
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
之建安十一年太祖喪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

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信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抱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山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與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二年薨謚曰威侯子緄嗣緄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緄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傳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

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
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
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
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
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
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
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
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
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
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
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
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剝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
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
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
還爲賊乎乃計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
自訴禁既至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
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詰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
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
何緣徐擊斬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
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

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其後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睦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擊紹別營於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

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異州平昌紹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穉穉與禁有舊詎禁降諸將皆以為穉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八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穉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穉訣墮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穉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

臣松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因而送之表為違命禁曾不為穉交希與乃

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衆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謚宜哉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衆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衆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威虜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賂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其得士衆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及龐真邪會孫權禽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使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頽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鄗孟明喪師於葭葭蓋百不替使復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乃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真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志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傳

張郃字儁父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

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

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斬又更譖郃曰郃使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表紹傳並云表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

衆於是大潰是則紹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此傳為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歸太祖為參錯不同矣太

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
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
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表譚於渤海
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從討柳城與張遼俱為
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
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
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
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
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
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
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
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
渠為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湯寇將軍劉
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
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
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
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
禪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
當得其用
此何為邪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
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
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

遂推郤爲軍主郤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郤節
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郤節太祖遂
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
中諸軍郤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郤爲左將
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郤與曹真
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郤與真並朝許宮遣
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郤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
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
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
祁山加郤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
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絕其汲道擊大破
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郤皆破平之詔曰
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
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
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
詔郤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夏水淺
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
倉帝驛馬召郤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
郤遣南北軍士二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郤因
問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

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此臣未到亮已走矣
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郤晨夜進至南鄭亮退
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變數善處
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
郤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甲湛經明行
脩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
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
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
詔郤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郤追至木
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魏略曰亮軍退
同馬宣王使郤

追之郤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
郤不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郤解 謚曰

壯戾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
郤四子列戾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傳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
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
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
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
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
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

卷音墟權

反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
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
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
軍與曹洪擊隱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
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
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
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
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
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
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
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
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
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
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
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大陵拔之斬賊帥商曜
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
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
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
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
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

是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彥淵平隃糜汧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彥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二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二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彥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咽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樊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英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

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
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
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
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
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
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
圍過於莒即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是振旅
還摩陂太祖迎晃士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
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
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雜陣觀而晃軍營
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
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為右將軍進
封還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當討劉備
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
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
二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懼將軍
常遠斥候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
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
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接太和元年薨
謚曰壯侯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

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表紹將太祖
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
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
此乃真明主也今以遇復何之遂留不去所將
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為好將名亞晃等
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李雍以解
叛表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
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
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
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
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
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
即有變靈至陽翟中即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
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
昔舜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敬馮惜之難後將二十四
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
云也文帝即位封靈爵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
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
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
窮者也今封郿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
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唐侯靈謚曰威
侯子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子
禁最號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
進以驍果顯名而墮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
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李典傳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
合賓客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
黃巾於壽張又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
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
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子整
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
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救表典徙潁陰令為中郎將
將整軍

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
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 遷

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
及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
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
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
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
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
克軍不內禦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
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
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彥惇拒之備
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

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典曰懿侯

李通傳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

魏略曰通字萬億

以俠聞於

江汝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固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奔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爲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勦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表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

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
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眾
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
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之劉
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
率眾擊之入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
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
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
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
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

龍表爵未足疇其庸勲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

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

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文曾為時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

為家戒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二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侍坐眾皆笑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辨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爾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吾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若溫恭朝夕執事有容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諫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 秉子重字茂增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

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右司馬重以
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
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
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傳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
不聽太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
送者百餘人霸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
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
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拜騎
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
眾霸為師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
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
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
太祖以霸為琅邪相躬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
城陽太守劉暭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
州以徐翁毛暉為將兗州亂翁暉皆叛後兗州
定翁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
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謂此也霸
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
告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
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

皆以翁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表紹相拒而霸
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
為念太祖破表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
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
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
純於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
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
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
討昌豨與夏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遣徐
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
令舍部從事諛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
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
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
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
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
人乘船屯野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
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
不得上船赴水者甚眾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
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
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

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指吾等
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
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
等屯居巢文帝即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
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
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
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
名效寇孫觀
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
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
若假霸步騭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帝疑霸軍前
擅去今意壯乃爾遂東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前三

千五百戶薨謚曰威侯子女嗣魏書曰文少以才理
稱為善門郎歷位郡

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侯子權

嗣霸前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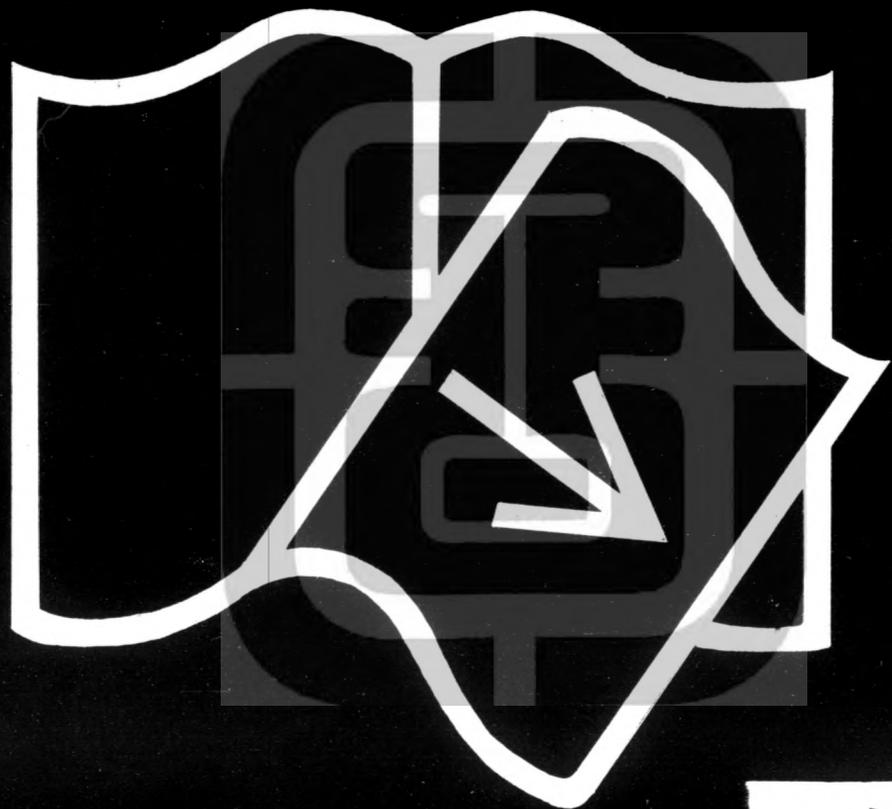
侯霸一子舜字太伯晉散騎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
不知誰所撰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

而孫觀亦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

被創薨子毓嗣亦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
泰山人與臧霸俱起

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
霸俱戰伐觀常為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
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鄆拜觀偏
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為流矢所
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
猛氣益奮不當為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傳



原件短缺

P7以后缺



